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名利场



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 利 场

〔英〕萨克雷 著
宋建超 译

(二)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三十五章

加德白拉和滑铁卢两大战役的消息同时传到英国。政府公报首先发表了两大战争的结果，光荣的消息一登出来，全英国人的心里都错综复杂得意和恐惧交织在一起。接着刊登了战役中的详细情况，死伤的名单也随着胜利的消息来了。把这张名单摊开的时候内心的恐慌真是无法形容，试想，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斯，几乎人人都受到影响。他们知道了弗兰德斯两大战役的消息，看了死伤军人的名单，了解了亲人们的下落，有得意的，有伤心的，有感谢苍天保佑的，有焦急得走投无路的，你可以想象那是怎样的情形！如果谁乐意去看看当年的旧报纸，还会重新体会到那种心急火燎等待消息的滋味。死亡名单天天在报上登载，看完一天的如同看小说看了一半须待下期再续一样，你想想看这些报纸依次发行时，看报的人的感情上的波动该有多大呀！那次大战我们国里只不过动员了两万人，就引起这样的轰动，那么如果再追溯二十年，想想当时欧洲战场上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而是上百万人的大战，那又是怎么样的情景呢？几百万大军中不管是谁杀了一个敌人，也就相当于害了他无辜的一家。

有名的公报发表的消息，对奥思本一家，特别对奥思本自己简直是个致命的打击。姊妹俩悲痛欲绝地痛哭一顿，她们的父亲更是垂头丧气，痛不欲生。他极力对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儿子作逆，所以上天罚他早死。他不相信严酷的处分使他恐惑更不敢相信他对儿子的诅咒应验得这么早。有时他想到自己曾求天处罚儿子，这次的大祸是他一手造成，禁不住害怕得心惊肉跳。要是他没死，爷儿俩还有和好的机会：他妻子说不定会死掉；他说不定会回来请求父亲原谅：“爸爸，我错了。”可如今什么都完了。爷儿俩之间隔着一条永远也跨不过的鸿沟。乔治站在对岸，眼里悲凄的表情时常缠绕着他。他清楚记得有一次孩子生病发烧，也是这个模样。那时大家都认为乔治快要死了，他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可怜巴巴地瞪着眼睛看着大家。老天哪！当年他心里的焦急无法形容，只是死死地缠着医生，处处跟着他。后来孩子脱离危险，渐渐恢复，看见父亲也认得了，他心中的石头才算落地。如今呢，没有希望。没有挽救的办法，也没有重新和好的机会。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儿子再也不会向他低头认罪了。这次纠纷中，他觉得自己的面子丧失殆尽，刻骨铭心地气恨，他的血液好像中了毒，只要沸腾起来，总想着要儿子赔个不是他才会心胸舒适，血脉通畅。这蛮横的爸爸最痛心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没来得及在儿子生前原谅他的过错呢，还是因为没听见儿子向他赔罪，咽不下这口气呢？

无论这固执的老头儿心里怎么想，嘴里却什么都不说。在女儿面前，他压根儿不提乔治的名字，只让大女儿吩咐全家女佣人都穿上孝服，自己另外下令让男佣人都换上黑衣服。所有的应酬当然都停了下来。白洛克和玛利亚的婚期本来已经定好了，可是奥思本先生和未来的女婿闭口不谈这件事，白洛克先生瞧瞧他的脸色也没敢多问，更不敢催着办喜

事。只是有时他和两位小姐在客厅里悄悄谈论几句有关结婚的话，因为奥思本先生从来不到客厅里，老是独自守在书房里。屋子的前一半全部关闭掉，直到出孝以后才能使用。

可能在六月十八日以后三个星期左右，奥思本先生的朋友威廉·杜宾爵士到勒塞尔广场看望他。威廉爵士脸色灰白，心神不宁，说一定要亲自见到奥思本。他被带到奥思本的书房里，先开口说了几句使双方都感到莫名其妙的话，然后从封套里拿出一封用一大块红火漆封着的信，他犹豫了一下，说道：“今天第一联队有个军官到伦敦，小儿杜宾少佐托他带来一封家信。里面附有给你的信，奥思本。”副市长说完这话，把信放在桌上。奥思本瞪圆眼睛看着他，半天没吱声。送信的人看着奥思本的脸色感到十分害怕，仿佛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瞧了那伤心老头儿一两眼，不声不响地急忙回家了。

信上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一看便知是乔治的笔迹。这封信是他在六月十六日半夜和艾米利亚分别之前写的。火漆上打的戳子刻着他们家假冒的纹章。很多年前，这个爱虚荣的老头儿从贵族谱绅录里看到奥思本公爵的纹章和他家的座右铭“用战争争取和平”，便一同偷用了佯装和公爵是本家。在信上签字的人现在再也不能再拿笔再举剑了。连那印戳子也在乔治死在战场上的时候被偷了。这件事情他父亲并不知道。他心神不安，六神无主地呆呆地对着那封信发愣，站起来拿信的时候几乎一头栽倒。

你和你的好朋友争吵过吗？要是你把他跟你要好时写的信拿出来看看，你心里肯定会感到既难受又愧疚。重温死去的感情，看他信上说什么真情，永恒之类的话，真是再凄惨再乏味不过了。这明明是立在爱情坟墓上的墓碑，上面句句是谎言，对人生，对我们所追求的虚荣，真是辛辣的讽刺。

这种信，我们几乎都收过，也都写过。多的是，这种似乎跟丑一样我们丢不掉，却又怕看。奥思本把儿子的遗书打开前，哆嗦不停，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主张。

可怜的孩子信上并没写太多的话，不愿让内心的感情流露出来。他只说战争要开始，愿意在作战之前和父亲告别。他恳求父亲照料他丢下的妻子也许还有孩子。他承认自己太荒唐，花钱大方得不顾前后，已经把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小笔遗产浪费了一大半，心里感到很内疚。父亲从前对他那么疼爱，他只有感激。最后，他答应无论是死在外面还是活着回来，他一定要竭力给乔治·奥思本的名字增光添彩。

英国人是一来不爱多话，二来他太骄傲，三来说不定当时心里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他的嘴就被堵住了。当时他拚命吻他父亲的名字，遗憾的是奥思本先生并没看见，他看完以后，感到自己的感情受了挫伤，又没了报仇的机会，心里充满了最怨恨最辛酸的滋味。他仍然爱儿子，可是也仍然不能原谅他。

两个月后，两位姑娘和父亲一块儿去教堂。他以往做礼拜时，总是坐在固定的位子上，可是那天他的女儿发现他并没坐在老位子上，而是跑去坐在她们的对面。他靠在椅垫上，抬起头直直地瞪着她们后面的墙。姑娘们看见父亲呆呆地一直看着那一边，也随着转过头，原来墙上添了一块精致的石碑。碑上刻着象征英国的女人像。她弯着身子，正对着一个骨灰坛流泪，身旁还有一柄断剑和一头躺着的狮子，都表明这石碑是为纪念阵亡的战士而立的。当年的雕刻家手里都能拿出一套这类丧事中应用的标记。现在在圣·保罗教堂的墙上还塑着一组又一组的人像兽像，都是从异教邪说里借过来的寓言故事，寓意和式样非常夸张。本世纪的前十五年里，这种雕刻的需要十分大。

这块石碑下面刻着奥思本家里有名的纹章，气势非常雄伟，另外还有几行字，说这块碑是为纪念皇家陆军第一联队步兵上尉乔治·奥思本先生而建的。奥思本先生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在滑铁卢战役中为英王陛下和祖国而奋斗，不幸为国捐躯享年二十八岁。下面刻着拉丁文：“为祖国牺牲是光荣的，使人心甘情愿的。”

姊妹俩看到了这块石碑，十分伤心，玛利亚甚至伤心得被迫离开教堂回到家里。教堂里的会众看到这两位穿黑衣服的小姐哭得死去活来，都肃然起敬，赶忙让出路；那相貌严肃的父亲坐在阵亡战士的纪念碑前面，大家看着感到十分可怜。姑娘们哭过后，便在一起猜测：“不知他是否会饶了乔治的老婆。”凡是和奥思本家认识的人都清楚爷儿俩为儿子的婚事争吵得互不往来，所以也在议论猜测，不知道那年轻的寡妇是否有希望和公公和好。市中心和勒塞尔广场，许多人都为此打赌。

奥思本姊妹十分害怕父亲会正式认艾米利亚做媳妇，很不放心。没多久，她们更焦急了，因为那年秋末，老头儿说要去国外。他并没说清楚到底去哪个国家，可是女儿们立即想到他要去比利时，而且她们也清楚乔治的妻子正在比利时的京城布鲁塞尔。有关可怜的艾米利亚的情况，她们从杜宾爵士夫人和她女儿们那里知道了许多，特别对她的近况了解得非常详细。自从联队的下级少佐阵亡后，忠厚的杜宾上尉就被提拔上去填补了空缺。英勇的奥多呢，一向既镇静又大胆，作战时每次都很不出人头地，这次立了大功，提升为上校，又被封为下级骑士。

勇敢的第一联队在接连两次大战中都死伤惨重，一直到秋天还有很多人被留在布鲁塞尔养伤。战争结束后好几个月里，这座城市简直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医院。那些军官和小

兵的伤口渐渐愈合，便出外散步，因此公园里和各个公共场所挤满了老老少少的伤兵。这些人刚刚死里逃生，尽情地赌钱作乐，谈情说爱，如同名利场里其他人一样。奥思本先生很容易就找到了几个第一联队的士兵。他认识他们的制服。以前他总是注意联队里的所有的升迁调动，并且喜欢把联队里的事情和军官的名字挂在口上炫耀，好像他也是其中的一员似的。他在布鲁塞尔住的旅馆正对着公园；第二天，他刚从家里出来，就看见公园的石凳上坐着一个伤兵，军服上的领章一看便知是第一联队的。他哆嗦着在养病的士兵身边坐了下来。

他开口问道：“你以前在奥思本上尉连队里当兵吗？”停顿一下后，他又接着说：“他是我儿子。”

那小兵说他不属于上尉的连队，他看那既憔悴又伤心的老头儿，伸出幸存的一只胳膊，苦丧着脸恭恭敬敬地对他行了一个礼。说道：“整个军队里找不出比他更出色的军官。上尉连队里的军曹也在这儿，现在是雷蒙上尉当连长。那军曹肩膀上的伤口刚愈合，您想见他并不难，如果您想知道——知道第一联队作战的情况，就请问他吧。可能你老一定已经见过杜宾少佐了，他是英勇的上尉的最好的朋友。还有奥思本太太也在这里，大家都说她身体很糟。听说六个星期来她好像神经错乱。不过这些事情你老早就知道了，不必我多嘴。”

奥思本往小兵手里塞了一基尼，并且说要是他愿意把军曹带到公园旅馆的话，还可以再得到一基尼。那小兵听了这话，马上把军曹带到了他的旅馆里。他出去时遇上一两个朋友，便对他们说奥思本上尉的父亲来了，真是宽宏大量的，慷慨的老先生。他们几个人一同出去吃喝玩乐，把悲伤的老头儿赏的两个基尼（他最爱卖弄自己有钱）花光了才

罢。

军曹的伤口也是刚刚养好，奥思本让他陪着自己一起到滑铁卢和加德白拉走了一圈。当时来这两处参观的英国人不计其数。他和军曹一起坐在马车里，让他指引着巡视那两个战场。他看见第一联队在十六日开始作战时经过的拐角，又来到一个斜坡上，当日法国骑兵紧紧追赶败退的比利时军队，一直追到斜坡上，才被英国兵赶了下去。再过去便是勇猛的上尉杀死法国军官的地方；**拿旗的军曹已经中弹倒地，那法国人和小旗手相持不下，争夺那面旗子，被上尉刺死了。**第二天是十七日，军队便沿着这条路后退；夜里，联队里的士兵就在那堤岸上冒雨站岗，再过去便是他们白天占据的地点；他们虽然受到法国骑兵很多次袭击，但却仍然坚守下去。法国军队猛烈开炮时，他们便伏在堤岸下面。傍晚，所有英国兵就在堤岸的斜坡下得到总攻击的命令。敌人在最后一次袭击失败后掉头逃走，上尉就举起剑从山坡上穷追下来，不幸中了一枪，便倒下了。军曹压低声音说道：“您也许已经知道，是杜宾少佐把上尉的尸首运到布鲁塞尔安葬的。”那军曹把当日的情况告诉奥思本时，旁边的乡下人和收集战场遗物的小贩围着他们大声叫卖着各种各样的纪念品，像十字章、肩饰、护身甲的碎片，还有旗杆顶上插的老鹰。

奥思本和军曹一起在儿子最后立功的地方观察一番，分别时送给军曹一份丰厚的礼。他已经见过乔治的坟。说真的，他一到布鲁塞尔首先就是坐着马车去扫墓。乔治的遗体就安葬的离城不远的莱根公墓旁。那里环境十分幽雅，有一次他和同伴们出城去玩，顺口谈起死后愿意安葬到那儿。年轻的军官和朋友在花园的角落里不属于教会的地上挖了一个穴把他埋葬了，另外打了一道短篱笆和公墓隔开。篱笆那边

有圣堂，有尖塔，有花，有小树的公墓本来是特地为天主教徒而建的。奥思本老头儿想着自己的儿子是个英国绅士，又是有名的英国军队的上尉，居然和一般的外国人合葬，感到很丢脸面。我们跟人交往时，到底有几分是真心，几分是虚伪，我们的爱情到底自私到什么程度，这话确实很难说。奥思本老头儿从来不去分析自己的感情；他自私的心理和他的良心怎样冲突，他也不去琢磨。他坚信自己永远正确，不管是什么事，别人都应该听他吩咐。倘若有人违抗了他，他马上想办法报复，那狠毒样儿跟黄蜂螫人、毒蛇咬人差不多。他对人的仇恨，如同他其余的一切，使他感到非常得意。相信自己永远正确，对自己永远没有疑虑，勇往直前地干下去，这是难能可贵的长处，糊涂人要想一朝发迹，不是要依靠这种本事吗？

太阳西落时，奥思本先生的马车从滑铁卢回来，快走到城门时，遇到另外一辆敞篷车。车里坐着两位太太，一位先生，另外有一个军官骑着马跟在车子旁边。那军曹看见奥思本突然往后一缩，心里很奇怪。他一面举起手向军官行礼，一面看了老头一眼。那骑马的军官也生硬地回了一个礼。车里原来是艾米利亚，身旁坐着腿受伤的旗手，倒座上是她真诚的朋友奥多太太。这正是艾米利亚，但是跟奥思本以前见的娇小秀美的小姑娘大不相同。她的脸蛋儿既憔悴又苍白，那满头漂亮的栗色头发从中挑开，头上戴着一只寡妇帽，眼睛直呆呆地向前看着。两辆马车擦身而过时，她愣愣地看着奥思本的脸，却没认出他。奥思本先也没认出她，直到他抬头看见杜宾骑着马跟在旁边，才想起车里坐的是谁。他恨她。一直到相见的一瞬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心里该多么恨她。那军曹不由得对他看了一眼。马车走后，他也扭头瞪着坐在他身边的军曹。他凶神恶煞得像要跟人挑畔，好像说：

“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这样看着我？混蛋！我恨她又如何？我的一切希望和快乐都是被她捣毁的。”他对听差咒骂道：“让那混蛋的车夫把马赶得快些！”过了一会儿，奥思本的车后面马蹄得得的响，杜宾拍马赶了上来。两辆车擦身而过的一瞬，他心不在焉，直到走了几步后才想到过去的就是奥思本，赶忙转过头看着艾米利亚，看她瞧见了公公有什么反应，谁知可怜的女孩儿压根儿没有认出他。威廉每天都陪她出来坐车兜风，当时他拿出表，佯装突然想起另有约会，便急忙转身走了。艾米利亚不理不睬，两眼发直，也不看面前熟悉的风景，只是瞧着远远那一片树林——乔治动身作战那天就是沿着树林进军的。

杜宾骑马赶上来，伸着手嚷道：“奥思本先生，奥思本先生！”奥思本并不跟他拉手；他一面咒骂，一面让车夫把马车赶得更快。

杜宾一只手扶着马车说道：“请允许我跟你谈谈，还有口信带给您。”

奥思本恶狠狠地答道：“是那女人的口信吗？”

杜宾答道：“不，是你儿子的口信。”奥思本听完，一下子倒在马车的角落里一言不发。杜宾让车在前面走，自己紧随在后。马车穿过街道，最后在奥思本的旅馆门口停下，杜宾始终默不作声，随着奥思本先生进了他的房间。这几间屋子原是克劳莱夫妇在布鲁塞尔时住过的，以前乔治经常在这里出入。

奥思本常常喜欢嘲笑别人，他十分尖刻地说：“你有什么吩咐？请说吧，杜宾上尉。哦，求你原谅我，我应该称你杜宾少佐呀！比你强的人死了，你才乘势儿爬上来了。”

杜宾说：“对，有很多比我强的人都死了。我要跟您谈的就是关于那个牺牲了的好人。”

老头儿咒骂着，怒目圆瞪地看着客人说：“那就请你快点儿说。”

少佐接着说：“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又是他遗嘱的执行人。我就是凭这种资格和您说话。他的遗嘱是打仗前写的。他没留下几个钱，他妻子的处境十分艰难，这些您是否知道？”

奥思本道：“我不认识他妻子，让她回到她父亲那里去吧。”和他说话的那位先生忍着不生气，因此让他打岔，也不去管他，接着说：“您知道奥思本太太现在的境况吗？她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伤心得神志模糊，连生命都有危险。她究竟是否能恢复还说不定。如今只有一个希望，我要跟你谈的也是这件事。她不久就要分娩了。不知道您准备让那孩子替父受过呢，还是愿意看在乔治的面上饶恕他。”

奥思本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玩命地咒骂儿子，称赞自己，俨然在做一首狂诗。他一方面夸张乔治如何如何不孝敬，一方面不断地对自己粉饰罪过，以免良心上过不去。他说全英国找不出比他对儿子更仁慈的父亲，儿子如何作孽，甚至到死不肯认罪，实在可恨。他既然又不孝顺又糊涂，这是应有的报应。至于奥思本，从来说一不二；他已经发誓不跟那女人交谈，也不认她做儿媳妇，决不悔改。他咒骂道：“你只管告诉她，我的想法是到死不变的。”

这样看来这方面是没有希望了。那寡妇只能凭着自己微薄的收入生活，也许乔思也能够接济她一点儿。杜宾闷闷地想道：“如果我告诉她，她也不会理会的。”自从出了这桩祸后，那可怜的姑娘一直魂不守舍，她伤心得昏昏噩噩，无论好坏，都不在她心上。

甚至她对朋友们对她的关怀体贴也漠然处之无动于中。她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别人的好意，然后又重新悲伤起来。

从上面的交谈到现在，可怜的艾米利亚又长了一岁。最初，她伤心得痛不欲生，让人看着可怜。我们原来守在她身旁，也曾经形容过她那脆弱温顺的心里的感觉，可是她的痛苦太深了，她的心已被伤透了，我们怎么能忍心再看下去呢？这可怜的倒霉的艾米利亚已经筋疲力竭，当你绕过她床边时，请把脚步放轻点儿。窗帘全被拉住了，她躺在昏暗的屋里受苦，请你把房门轻轻地关上吧。她的朋友们就是这样轻手轻脚地服侍她；在她最难受的几个月中，这些心地善良的好人每时每刻守护着伺候着，直到上天赐给她新的安慰后才离开她。终于有一天，可怜的年轻寡妇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又惊又喜，打心眼里高兴。她生个儿子，眼睛像死去的乔治，相貌长得像小天使一样漂亮。她听到小孩儿的第一声啼哭，想着也许是上帝大发奇迹。她抱着孩子又哭又笑；孩子躺在她胸口时，她内心又萌发了爱情和希望，又重新能够祈祷了。这样她才算脱离了险境。给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担心她可能会从此神经错乱，或有生命危险，眼怔怔地盼望会有转机，因为不闯过这一关，连他们也不清楚她是否有救星。那些忠心耿耿伺候她的人几个月来一直提心吊胆，又看见她温柔的笑容，感到这场辛苦总算没有白费。

杜宾就是这些朋友里的一位。当时奥多太太得到她丈夫奥多大校专制的命令让她回家，她被迫离开了艾米利亚。杜宾便送她回到英国，在她娘家住下。凡是稍微诙谐的人，看到杜宾抱着刚出生的小娃娃，艾米利亚洋洋得意地笑着，心里都会感到高兴。威廉·杜宾是孩子的干爹，孩子受洗礼时他慌着送礼，买杯子、勺子、奶瓶、还有玩具珊瑚块，确实费了很大一番心思。

做妈妈的喂他吃奶，替他穿衣，特地为他活着。她把看护和奶妈赶走，简直不允许别人靠近。她偶尔让孩子的干爹

杜宾少佐把他抱在怀里摇来摇去，仿佛给了杜宾一个难得的好处。这些话也不用多说了。儿子就是她的命根子，她活着就是为了抚养儿子。她疼爱那微弱无知的小东西，把他当神灵似地崇拜着。她不只是给孩子喂奶，简直是把自己的生命都交付给他了。晚上独自守着孩子时，她心底里感到一阵阵强烈的母爱。这是上帝奇妙莫测的安排，在女人的天性里面藏下这种远远超过理智，同时又远远不如理智的痴情；除了女人，谁还能明白这些盲目的崇高的爱情呢？威廉·杜宾的义务就是观察艾米利亚的言行举止，剖析她的感情。因为他爱得深，所以能够感受到艾米利亚心里每一个细小的震动。可怜他心中明镜似的明白她心里没有他的位置。他认清了自己的命运，虽然绝望，却毫无怨言，都逆来顺受地忍耐下去了。

艾米利亚的父母也许看透了少佐的心思，十分愿意成全他。杜宾每天到他们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陪着老夫妻，有时陪着艾米利亚，有时跟那忠厚的房东克拉浦先生和他的家人在一块儿说话。他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给屋子里的人送东西，几乎每天都送。房东有个女儿，很使艾米利亚欢心，称杜宾叫糖子儿少佐。这孩子好像是赞礼的司仪，每次杜宾一来，她就把他带去见奥思本太太。一天，她见糖子儿少佐坐着街车到福兰来，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走下车，抱着一只木马，一个鼓，一个喇叭，还有几件其它的玩具，都是给小孩儿玩操兵的，说要送给乔杰。孩子还不足六个月，怎能有资格玩这些玩具。

小孩儿睡着了，艾米利亚听到少佐吱吱扭扭的走路声儿，可能有些不高兴，说道：“轻点儿！”她伸出手，可是威廉必须先把那些玩具放下来才能和她拉手，她看着禁不住微笑起来。杜宾对小女孩说：“下楼去吧，小玛丽，我想跟奥

思本太太说话呢。”艾米利亚有点儿惊诧，把孩子放在床上抬头望着他。

他轻轻的拉起她嫩白的小手说：“艾米利亚，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她微笑着说道：“道别？你到哪儿去？”

他道：“把信交给我的代理人，他们会转交给我的。我想你肯定会给我写信的，是不是？我很久以后才能回家呢。”

她说：“我把乔杰的情况写信告诉你，亲爱的威廉，你对我和他都太好了。瞧他！真像个小天使。”

孩子粉红的小手不知不觉地抓住了那忠厚的军官的手指，艾米利亚满面都是做母亲的兴奋，抬头看着威廉，眼里的表情温良得让人无可奈何。无论是最残酷的脸色也不能使他更伤心。他低头看着那娘儿俩，半晌没吱声，竭尽全力才说了声“求天保佑你！”艾米利亚答道：“求天也保佑你！”接着仰起脸吻了他一下。

威廉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门口走去，她又说道：“轻点儿！不要吵醒了乔杰！”他坐着马车离开时她压根儿没听见。孩子在梦乡里微笑，她正对着孩子看。

第三十六章

我想，名利场上的人，对于自己朋友们的生活状况绝不会一点也不关心，无论他有多么宽宏大量，如果一旦想到自己邻居里面像琼斯和史密斯这样的人一年里竟能收支平衡，一定会觉得吃惊，比如说，我一直对钦更斯一家十分的尊敬，因为每当伦敦请客应酬最频繁时，我总要在他家吃两三次饭，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每当我在公园里看见他们坐着大马车，佣人打扮得像穿着特别制服的大兵时，就总是觉得奇怪，这个疑问我是终生也猜不明白的。我清楚马车是租来的，他们的佣人都是只拿工钱不供膳食的，可是三个男佣人和一辆马车一年最少也需要六百镑。不但他们经常请客，并且酒菜总是十分丰盛；两个儿子又都在伊顿公学读书，家里还另外给女儿们请着一流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他们每年秋天便去国外旅游，不是到伊斯脱波恩便是到俄顿；一年还要举办一次舞会，酒席都是完全由饭馆预备的。我还要说明一点，钦更斯请客的上等酒席基本上由他们包办。我是如何知道这些事情的呢？原来有一次临时被他们拉去凑热闹，吃喝的十分丰盛，一看就知道这比他们招待二三流客人的一般酒菜好的多。这样，就是你非常粗心，也难免感到不解，不知

道钦更斯一家到底是怎么回事。钦更斯本人是干什么的？我们都知道，他是照例行文局的委员，每年只有一千二百镑的收入。他的妻子有钱吗？呸！她姓佛令多，父亲是白金汉郡的小地主，姊妹兄弟十一人。家里只在圣诞节送给她一只火鸡，她却在伦敦没有大应酬时供给着两三个姊妹食宿，并且她的兄弟们到伦敦来时也要由她招待。钦更斯究竟如何能撑得起这样的场面呢？我真想问问：“他至今还能够逍遥法外，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年他为何还会从波罗涅回来？”他朋友们一定也在这样猜。去年他从波罗涅回来，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

这里所说的“我”，代表世界的一般人，也代表可敬的葛伦地太太。这种让人莫名其妙不知他们靠什么生活的人，我们都见过，无疑，我们都曾和这样的好客的主人一起吃喝作乐过，一面喝着他们的酒，一面心里猜测，不知他是从哪里弄来的钱。

罗顿·克劳莱夫妇在巴黎住了三四年后便回到英国，住在美非俄的客生街的一所很豪华的小屋里。在他们家里作客的朋友，几乎都在猜测他们家庭生活的来源。前面已见过，写小说的人是什么都知道的，因此我能把克劳莱夫妇不花钱过日子的秘密告诉大家。但不幸的是现在的报纸经常任意把分期发表的小说摘录转载，所以我有些担心，因此我请求各报的编辑先生不要抄袭我这篇情报和数字都绝对准确的文章。既然发现这个秘密的是我，花钱调查它的还是我，因此所得的利润当然也应该归我。如果我有儿子，我一定对他说，孩子，如果你要知道有的没有收入的人为什么能过得那么舒服，那么你就要不断跟他们交往和不断的追问他们。不过我劝你最好别和靠这一行吃饭的人来往，如果你需要资料的话，你不妨间接打听，就像运用现成的对数表似的就可以